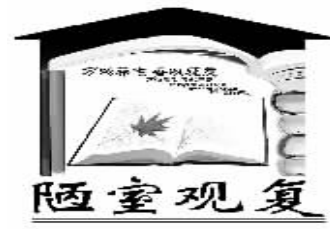


特色涂鸦 单调的风景



欧阳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很多人认为这是克罗齐的洞见，然而怎么解读其中的意义，我一直没大明白，也许是功利化的现实借喻，那样的话，不同的人、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历史进行精心的化妆就没什么奇怪的了，遗留的问题是，这可能使历史诠释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境。

大而化之学说的选择在现代几乎都遭遇困局。回到历史本身，在现代人心魅惑的选择下，历史本身是否客观也成为说不清楚的事儿，不管怎么说，历史都是人书写的，回到历史场景，书写人主观不说，其视野必然也是被局限的。这个容易理解，不仅宏大的叙事，即便是细微的人和事，都有差异甚至矛盾的描述，想想，亲历当下事件的人们信了或不信的攻讦大约就是如此。

在对客观性的质疑中，现代学究们的钻研日益精深，进而就客观性与误读的辨析演化出一整套思潮，简单到一个具体的文本，按恰达勒尔所说，主体是依据主观性在诠释。极端的情形当下就有教授对《论语》的感悟：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西方众多的思想家们仍然在辛苦地研读几千年来都还未读明白的柏拉图。贡布里

豌豆

储劲松

豌豆初生如碧玉刀，长大了像手枪弹夹。这段抗战神剧看多了，瞅什么都有兵气，以至长恨年齿渐老，假若国有外战，我已扛不动刀枪，不能浴血疆场奋勇杀敌，只能在后方摇摇笔杆子播撒战鼓。我年少时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英雄梦，梦想着有朝一日上马击狂虏，下马草露布，保家卫国。时间是一把无影剑，许多梦都被砍得面目全非。



赵宜辅

早春的二月，乍暖还寒。郊外的垂柳在晨风中摇曳着，枯瘦的枝条刚刚萌芽，成行的连缀着椭圆的小点，渗出一丝丝的绿意，待到回暖，轻柔的春风便裁剪出片片新叶，舞动婀娜的曼妙撩拨人们的视线。沿着陌上走，天灰灰的，弥漫着萧索之

希在释读伦敦皮卡迪里广场一座纪念沙夫茨伯里的雕塑时，就列举了历代人物对雕像给出的各种各样诠释，似乎只有探明作者原初的意图才能够有清晰的答案。只是回到作者本身未客观解读还是摆脱不了困境，当对作者细小的某个局部，比如一个作品，解读都难逃主观性的时候，又如何还原作者自身所处的整体环境和全部的思维世界呢？

可能就是这种乱七八糟、充满胡思乱想的个人主义表现欲望，导致了西方文化杂糅不清，本该“有序发展”的人文神采变成了荒地上的蔓草，野花胡开一气。

比起起来，东方的人文花朵就少了许多混乱。在百家争鸣的原野被要求耕种粮食以后，主要的文化作物一直传承有序，是不是历久弥新虽然说不清楚，但对一代代生命有限的人来说，有效地塑型作用是清晰的。

这上面的缘由不知道是否和饭饱安心之类的臆想有关系，但至少在事实上就有很多人执守。人们不需要去操心古人的本意，也不用耗费自己宝贵的心智去思虑诡异的个人观点，忠心、忠恕、信仰、信誓，这些太复杂了，大家更愿意留下珍贵的脑细胞去考虑关涉吃喝的银两问题。

与洋人瞎琢磨雕塑不同，东方雅士向极致领域走出了一小步，系统地用固化思维来消化所有的问题，主观、客观的玩意儿都有一统的指称逻辑。一脉玄想的经纶自不必说，喜欢旅游的都有体会，任何一处自然风光，石头可能不是石头，而是“猴子”，自然的鬼斧之作实际上是某个村姑的身影，或者是某某怒妇的鼻涕、眼泪什么的，等等。这些在洋人看来难以理喻的古怪传说，在中土文人眼中无不是栩栩如生的一笔，现如今，连少数民族散落的偏远之地也开始相信窗前的山形是李义山醉后倒卧，尽管他们并不知道那个家伙是谁。

国人的这种涂鸦精神着实很让人敬佩，益处是显而易见的，格式化了的释读消解了焦虑，无需对着不成形的奇峰异石劳神思量，更不用矮身份敬畏大自然的神力。试想，某“子”或者典章课本都是历经实践检验的道理，何必再瞎耽误工夫去操心呢？看看那些满世界找心理医生的家伙，我们可以悠然地享受闲情逸致。当然了，不是所有人都满意体系化的文化成果，一些人觉得这会扼杀人们的想象力，我觉得这可能有阴谋论的嫌疑。就说现实的例子，大家都认同最美职业人，但那家著名电视台的人可能就不会像一些人的那样，觉得自己端坐在大讲坛里，而某家新闻机构的办公楼本意是一支笔，结果还是有很多人对他所想。其实即使是动物也不会像机器一样，比如饲养场的猪，无论饲养员把猪喂多饱，总有不安分的猪会跑出去啃野草，所以当家的才修筑藩篱。

所以呢，无需忧虑风景涂鸦，那些给风景附会神故事的人以为大家就会信之而抛弃轨道外的解读更是荒唐，难道真的可以在饲养场构筑一道模块化猪脑的心智界限么？除非你疯狂地相信自己上帝，他日会派卡冈都亚般的美女去替换神女峰，否则要大家都相信古怪的传说实在是太难了。

好的，世事如棋局，变幻莫测，不变的事物总是叫人惦记。顺便说一句：豌豆饭的锅巴，用灶火的余温烤到焦黄，是天下最好吃的锅巴。

乡人叫豌豆为安豆，从前我以为是方言，后来才知道是一物二名，都是好名字。豌豆听来温婉，想到翡翠；安豆听来心安，想到母亲。豌豆还有好几个别名，雪豆、毕豆、寒豆、冷豆、麦豆、麦豌豆等等，连起来叫，像旧时乡间大户人家的母亲早晨喊一群儿女起床。名字固然乡气，不过叫人踏实。还有一种软荚豌豆，一张青皮里面的豆粒永远长不大，据说是荷兰人带到中国的，所以叫荷兰豆，以前只在上档次的饭店里见到，算是稀罕菜，这几年吾乡也开始零星种植了，母亲也在菜园里种了一小块地，油爆荷兰豆，清香甜脆，味道甚佳，只是我每次吃的时候，总有暴殄天物的感觉，古怪地联想到婴儿。

母亲当然也用嫩豌豆做汤，阔面白瓷盆里，几百颗绿珠子安静地潜伏，蛋花荡漾，葱花浮动，我以为隐隐有风云之气。呼噜味倒进肚子里，自我感觉满腹锦绣，仿一句古人的诗：日啖豌豆三百颗，不辞长做闲人。

以上文字是去年春天写的，写到这里文思枯竭，半途而废了。以前写文章，常有率尔操觚有头无尾的半成品，无一不被我无情地删除了，这半篇不知何故竟然苟活下来，或许是我舍不得吧。前些天在一位同事的聊天工具签名上看见这么一句话：“小女儿说，这个房子里住着四颗豌豆。”儿童稚语，真是极好，于是想起我的这半颗豌豆，翻出来接着写。

即使在冬季，哪怕是路边的小饭馆，也有

陌上春

气，野菊花只一茎瘦梗了，杉树斑驳着，掉光了叶子的枝丫张扬在空中，唯有小草冒出零星的嫩绿，毛茸茸的，努力向上伸展着，于一片枯黄之中分外显目，我想这该是春的时候吧？

似乎心随着小草而柔软开来。二月微凉的指尖撩起春朦胧的面纱，于阡陌间缱绻风情，二月的短笛吹奏着灵动的旋律，于阡陌间倾泻美仑。

深深浅浅的土路有些泥泞，旷野的风带着几许寒吹在脸上，田间是已然抽蔓了的油菜，无垠的绿，此刻，只想深深的呼吸，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和魅力，清新的空气里飘着泥土的芬芳，给人一种安然，一种宁静。

这陌上的春，没有百媚千红的娇艳，没

莫景春

冬天来了，乡村的学校更冷了。空荡荡的操场上，几棵孤零零的小树被冻得瑟瑟发抖。凛冽的风像是一把尖利的刀子，捅破那纸糊的窗口，呼呼地伸进来。

孩子们仰着通红的小脸，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师的课。教室里回荡着老师那清脆的讲课声，在这冰冷的空气里感觉特别的脆。呼出来的气灰蒙蒙的，弥漫在教室里。孩子们在使劲地搓着手，发出轻微的沙沙声。那些小手已经被冻得开裂了，条条血丝依稀可见。头发有些乱蓬蓬的，还黏着一两根枯黄的稻草；脸有些脏兮兮的，带着些灰黑的斑斑。

孩子们的衣服穿得有些凌乱：有的掉了一两个扣子，半扣半开。有的只套一两件单衣。单薄的身子瑟瑟缩缩；有的虽然穿上棉衣，却没有扣子，只得用一根草绳胡乱地扎着。乌黑的脚丫被露了一两个洞的鞋子包着，不停地抖着，好像要把这烦人的寒冷抖走。

这是一群山里的留守儿童。父母都像一只只大鸟飞出了这偏僻的大山，想去寻找丰美的食物，喂养这一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巴。这山里也太穷了，一个深比一个的山谷，像是一条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山岭重重，只留着那弯弯曲曲的山路，像一条纤细的脐带一样伸出山外，吸取那新鲜的营养。父母们要把那灰黑的瓦房推倒，换上坚硬结实的钢筋水泥楼，可仅仅靠那从石缝里勾出的一两点泥土推成的



人的成熟不是年龄，而是懂得了放弃，学会了圆融，知道了不争。

赵春青画

寻访乌渡湖

包光潜

那次去钓鱼，收获颇丰。回家后，赠与邻舍和亲戚，都说鱼的味道好。问哪儿钓的，我说乌头湖。他们摇头，不知乌头湖在哪儿。当我说起乌头湖就是天生圩时，他们恍然大悟，似乎个个都很熟悉。20年后，我偶然看到黄宾虹先生的画册，里面有一幅叫《乌渡湖一角》，豁然开朗，原来乌头湖就是先生笔下的乌渡湖。从此以后，每逢别人说天生圩，我总要紧跟一句，就是黄宾虹画中的乌渡湖。

去年入冬时节，乡谊之士约我到乌渡湖一游，看看春华秋实之后的乌渡湖是怎样的苍茫与冷峭，因为在文人的眼里，冬天的萧瑟也许比春花春的烂漫更美。因此，我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不仅浏览了几位本土作者游览乌渡湖的文章，还认真地阅读了黄宾虹先生的画作和日记，以及乌渡湖有关的历史资料。惊讶的是身边曾发生过那么

多的文人逸事，我竟然不甚清楚，只是隐隐约约地记得已故的汪亦伦先生说过黄宾虹在贵池的故事，当时我也没有心。除此以外，我还多次打开谷歌地图，沿池州市城往西偏南，溯秋浦河而上，寻找乌头湖的地理位置，以便确定游湖的路线。谷歌地图上的乌渡湖，恰似一只怪兽伏卧在秋浦河畔，在你眨眼时，它便张牙舞爪、狰狞恐怖起来。至于它到底像什么，我没有过多地去遐想，倒是它周边的地名吸引了我。那些带姓氏的好理解，如新屋王、老屋王、季村等；带有“冲”字的，如前南冲、后南冲，大约是山坳，却未构成峡谷，有如家乡麒麟般的上冲、下冲一般；带“咀”字的，如花园咀、乌咀，倘若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此处的“咀”应该同“嘴”，是象形的。老家有个叫“老鼠咀”的地方，曾经是我们公社的农科站。有一次，我站在大云山上遥望，发现它确实像老鼠的嘴巴，伸得长长的，尖尖的，还有几根胡须。最让我捉摸不透的还是地名中的“乌”字，如乌头湖、乌头窑、乌咀——难道乌渡湖亦叫“乌渡湖”吗？

据我所知，旧时候，长江航道秋浦河支流直抵石城，沿岸渔业生态优美。小小的乌渡湖流域亦算是鱼米之乡，湖泽生鱼，屯田产稻，许多外乡人流落至此，不再茫然，而是就地织网捕鱼，培育水稻，自耕自足，过着闲逸的半隐生活。譬如反清义士、徽州人汪律本，他憎恶时弊、不屑武人弄权，晚年半隐乌渡湖，并在友人人股资助下，围湖造田，兴建渔业公社。其中人资者便有画坛大师黄宾虹先生。黄先生与汪律本，许承道并称“徽州反清三人行”，他们不仅志同道合，而且有着深厚的情谊。相关资料显示，黄宾虹先生在汪律本半隐乌渡湖期间，曾经三次踏访，并伴居如此，赋诗作画，不亦乐乎，似乎忘记了沪上失饷之痛——在一场邻居大火中，他家装有极其珍贵的古玺之篋，被佣人带走，杳无音讯，从个人绘画史来看，他伴居乌渡湖的日子，正是他画风之变时期——“贵池之游在黄宾虹画风上的影响，便是从新安画派的疏淡清逸，转开学习吴镇的浓密厚重的积墨风格。以此为契机，黄宾虹开始由‘白宾虹’逐渐向‘黑宾虹’过渡。”

流连恍兮如梦的湖畔，一朵朵伞花在江南梅雨中缓缓地绽放。正当我深思冥想之际，突然发现三只野鸭悠然晃游湖面，一阵突然的嬉戏之后，它们径直朝着渐渐广阔的湖面快速划行，一只当中，两只护卫左右，远远地望去，恰似一只离弦的箭簇，射进时光的胸膛。

冬天的童话

叫声爸爸妈妈，还扑进妈妈那温暖的怀抱。

可现在这些热闹都随着爸爸妈妈的打工一一远去，想到这时，坐在门槛上呆呆地望着远方，即使是看见了天空里飞来的一两只小鸟，也会尽情地看上一分钟，似乎这些小鸟能把他们寂寞的心情带给远方的爸爸妈妈。

冬天来了，这种感觉也越来越强烈。有时候爸爸妈妈也打来几个电话，一听到那熟悉柔和的声音，眼泪便不声不响地流下来；有时候爸爸妈妈寄来一双漂亮的鞋子或者暖和的衣服，自己总怕得紧紧的，但总是渴望着爸爸妈妈那双温暖的手抚摸自己那冰冷的小脸，亲手帮自己把漂亮的衣服穿上。爷爷奶奶的手总是哆哆嗦嗦，动作很慢，大半天没把一件衣服穿好，常常把衣服穿反了，或者漏扣几个扣子，那么的别扭。毕竟他们年纪大了，眼睛花了，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这么冷的天，爷爷奶奶们就待在火炉边，眼睛眯眯的，似乎都在打着瞌睡。

如果爸爸妈妈在家，会升起旺旺的火，烧上一锅暖暖的水，让自己的小脚尽情地浸泡。

夜深了，躺在妈妈暖暖的怀里，慢慢进入甜蜜的梦幻。

可是山里山外距离太遥远了，这种暖暖的感觉只能在梦里出现了，像是一个遥远而美丽的童话。爸爸妈妈都很忙，白天下班，夜晚还要加班，很少去逛街。出去两三年，也只是过年时才回来一次，那时是背着大包小包，千里迢迢赶回来，没呆上几天，又匆匆忙忙赶去上班，家只是他们的一个歇脚的地方。没办法，这座老屋摇摇欲坠了，要赶在这两年把他们重建了。

也许冬天来了，新年也就快来了。新年来了，爸爸妈妈就要回来了，自己要把一年储藏的话一股脑儿倒出来。让他们把自己烂了的衣服好好补补，回来的时候自己一定早早跑到村头，等着那亲切的背影出现，便飞一般地跑过去，紧紧地抱住他们，帮他们拿些轻的小包，牵着他们的衣角，回到暖暖和和的火炉旁。

这是一个冬天里的童话，也许会在孩子们冥冥的苦盼中悄悄来到。

梦中的四合院

王富国

家在空中，离地约四五十米。城市的扩张，把习惯居住在地上的人都逼上了高楼。貌似古时候鸡都生活在树上，而今都被关在笼子里一般。

居在空中，可以远望。远处除了高楼尽是高楼，几年前在窗前还能见到楼前田地上几棵孤零零的树和树下的坟，现在，再见晚落日落地地平线上洒满的余晖，已成奢望。

周日早晨下楼下花园打太极拳，见花架上攀缘着的不知名粉花，才刚几日就失去了往日的娇艳，心思虑地结出了一串串豆角，凋落的花瓣却凝在枝头犹如香妃腮边的泪痕。

渐渐淅淅渐渐下了小雨，园中的花草逐渐从活泼、明艳变得委婉、清静，那一簇簇春日里还金黄明媚的迎春花如今已从青春照人的少女渐成少妇徐娘，半娇半懒。

一只羽毛净爽的喜鹊飞落到几米远的树上，它快乐悠闲的样子让我羡慕嫉妒，顿时想把它捉住关在笼中，但是转念思量，那还不如我们悬在空中一般失去了自然之趣，无奈至极。

雨还在下，有人在雨中行走，一朵娇艳的伞，一袭蓝装的裙，不急不缓，恰如我在这雨中享受清新、幽婉一般寂寥恬淡。

思绪飘忽到千里外的北国。家乡在东北的一个边陲小镇，老宅院中有几棵李子树，每到初夏花开满树，花色逼人，耀眼夺目。下雨时便打开窗，看眼前天地织就细密密的雨线，在屋中吸着幽幽花香的雨润，凝视枝头晶莹欲滴的水珠，觉得心境豁然，遐思无边，如梦香甜。

如今，平房、小院，似乎已经很遥远，如无一日暴富机会，似乎遥不可及。胡思之下，有个自己的小院，已成我和妻的梦想。想得久了竟也成了女儿报答父母的心愿。

几日前，小学老师让每个孩子写出自己心中的梦想，女儿写，给老母买四合院，给老父买飞机。

四合院、小院是我们生活的梦想。庭前桃李，庭后几亩葡萄，再有几亩鱼塘，满室荷花，满室鱼虾，院中植几株绿竹，立几架葡萄树，闲来三五好友对月当歌，把酒问天，快活如神仙。我的梦，今生能否实现？

信仰

李江龙

誓言是背叛者的名片，清贫是忠诚者的衣裳。在雾霾的天空中，飘荡着刺鼻的尘埃。金色的、豪华的、漂亮的、温柔的陷阱，混淆了仰望星空的眼睛，忘记了运行。北风凛冽，万物享受清新，你却在接受欲望的审判。

我相信天是蓝的，我相信梦是真的，我相信万物皆有灵性，我相信因果报应。如果地球注定要毁灭，也要给生灵增添的风景。如果人生可以轮回，就要让人类重新鉴定活着的标准，让忠诚、善良与爱成为人们从生到死的阶梯。